



HAL
open science

Language contact mechanisms: a case-study of Tangwang's nominal marker system

Julie Lefort

► **To cite this version:**

Julie Lefort. Language contact mechanisms: a case-study of Tangwang's nominal marker system. 2024. hal-04671174

HAL Id: hal-04671174

<https://hal.science/hal-04671174v1>

Preprint submitted on 14 Aug 2024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语言接触机制的个案研究——以唐汪话的名词格标记系统为例

1. 引言

唐汪话是甘肃-青海地区（或称河西走廊）的一种汉语方言，与五屯话、甘沟话、临夏话和西宁话一起构成河西走廊汉语混合方言区域。该区域的方言和当地的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等汉语方言不同，表现出若干非汉语特征，一般认为这些特征是通过语言接触产生的。这些方言在句法上呈现高度的混合特征，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基于汉语的“克里奥尔语”、“混合语”或“汉语混合方言”，但与其他汉语方言有一定程度的互通性（Dwyer 1992; Wurm 1995; Lee-Smith & Mei 1996; Slater 2001; Janhunen 2015; Kawasumi 2018; Bell 2020; Lefort 2024）。

这些非汉语特征包括一组被判定为格标记的系统，是该区域方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引起了语言学家极大的兴趣。一般认为格标记系统的出现与该地区蒙古语和/或突厥语的语言接触有关（马树钧 1982, 1984; 陈元龙 1985; Dwyer 1992; Li 1993; 徐丹 2015; Peyraube 2015, 2017; 敏春芳 2018 等）。Peyraube (2015) 和徐丹 (2015, 2017) 研究了唐汪话的格范畴，认为唐汪话中某些黏着语素可以判定为格标记，而有些明显是后置词。徐丹 (2015) 初步分析了它们的功能，发现这些格标记与这些语言的 SOV 语序相关，认为唐汪话的格标记功能更接近蒙古语而非藏语。

唐汪话的格标记功能框架类似于蒙古语的名词格系统，特别是唐汪镇附近东乡族讲东乡语。与蒙古语相比，唐汪话的某些名词格标记也有不同之处，这表明唐汪话的格标记系统并非直接从蒙古语整体借用，而是语言接触影响了唐汪话格标记系统的形成。此外，唐汪话的大多数格标记在形式上与蒙古语不同，因此并非所有的格标记都是直接借用，有些是仿造（calque），这是以往的研究未能明确其起源的原因。虽然有些格标记明显是直接借自蒙古语，可能还有邻近的东乡语，但有些格标记部分可能是语言内部的发展所致。

本文旨在通过与蒙古语格系统的比较，探讨唐汪话名词格标记系统因语言接触引发变化的机制。我们将展示唐汪话不同的接触层次，并识别不同的机制，例如直接借用、仿造和重新分析，这些机制表明接触本身可能有不同的性质，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唐汪话的名词格标记，并与蒙古语名词格系统的功能进行比较。其次，分析每个名词格标记，与蒙古语对应的格标记进行比较，以确定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似程度，并尝试对其进行分类。

2. 唐汪话背景

唐汪话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的情敌方言，唐汪镇的民族主要有汉族、回族和东乡族等。该地以当地主要的两大家族命名，分别是唐氏和汪氏。根据收集到的唐汪传说、有限的历史证据以及遗传亲缘关系，该地人口的起源多样，包括藏族、蒙古族和汉族（徐丹 2014）。关于唐氏族人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他们有一部分是蒙古族起源，祖先是一个叫白马将军的元朝将军，他和他的三位妻子（其中一位是鞑靼人或蒙古人）带领一群人从

甘肃南部的四川迁至现在的唐汪镇 (Tang 2011)。这个将军至今被当地的汉族人作为唐氏的祖先供奉在庙中。第二种说法是他们是东乡族或蒙古族起源,但是已经汉化,原来语言的词汇被汉语词汇替换,因此唐汪话中保留了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特征。第三种说法是很久以前有四个四川的汉族盗贼逃到唐汪,其中一人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的回族和汉族社区 (Lefort 田野调查 2023)。汪氏家族主要是明朝迁至唐汪的汉族,部分改信伊斯兰教成为回族 (徐丹 2014)。无论哪种情况,该社区形成的时间大约在元末明初 (13 至 14 世纪, Ma & Tang 2000)。因宗教信仰,唐汪的回族男性和东乡族女性常常通婚。唐汪的回族男性一般不说东乡话,但东乡族女性常常是双语者。因此,回族说的唐汪话和汉族说的唐汪话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尚未得到较多注意。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回族说的唐汪话,部分数据来自作者本人 2023 年 8 月在唐汪的田野调查。

3. 唐汪话的名词标记

格通常被定义为“标记从属名词与其中心词之间关系的系统” (Blake, 2001)。传统上,这个术语指的是屈折标记,格标记通常在句子层面上标记名词与动词的关系,或在短语层面上标记名词与介词、后置词或另一个名词的关系。基于这一定义和其他证据,学者们都赞同唐汪话有格系统。至于格的数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陈元龙 1985, Xu Dan & Peyraube 2009, Djamouri 2015, 徐丹 2017)。

表 1 前研究的名词格标记

格标记	陈元龙 (1985)	Xu Dan & Peyraube (2009)	Djamouri (2015)	Xu Dan (2017)
∅	无标记主格	无标记主格		无标记主格
哈 [χa]	宾格和处所格	宾格、与格和受益格	宾格、与格和受益格	宾格、与格和受益格
些 [eje] ¹	离格、方向格	离格	离格	离格
啦 [la]	工具格	伴随格-工具格	伴随格-工具格	工具格-伴随格
里 [li]		处所格	处所格	
他啦 [t ^h ala]		向格	处所格	
上 [ʂaŋ]			处所格	

必须承认,我们很难判断这些标记到底是名词格标记还是有类似格功能的后置词,也很难提供一个清晰的定义来解释这些标记在唐汪话中的性质。这一困难源于以下事实: 1) 只有格标记“哈”根据词尾在语音上发生变化(语素变体“啊 [a ~ ə]”和“昂 [aŋ]”),而其他格标记则像汉语后置词一样起作用(并且通常是从汉语后置词的形式发展而来); 2) 一些格标记的功能与格标记的经典定义部分重叠(overlap),使得它们的性质“模糊”; 3) 后置词在汉语史上早有记载,汉代的文献就能找到,后来发展为介词。因此,这些后置的格标记不能直接说是与阿尔泰语言接触后出现的。唐汪话消除了宾语前置的成分,但没有采用一个全新的系统来完全重构其句法和语序。实际上,OV 语序和 VO 语序在唐汪话中共存。出现在动词前面的宾语必须加宾格“哈”,而出现在动词后的宾语后不

¹ Djamouri (2015) 的研究中离格有“些”~“里些”,其他学者都为“些”。

能加，在动词后出现的宾语语序就有“哈”宾格的功能，与其他汉语方言统一，详见 Djamouri (2015:264) 的讨论。

因此，本文从跟名词结合的格标记及其与句子中其他成分的关系着手，以便将它们与蒙古语的名词格系统进行比较。基于上述研究和 Djamouri (2024) 和 Lefort (2023) 新收集的田野调查数据，我们在唐汪话中识别出六个格标记，每个标记承担一个或多个功能。下表提供了这些格标记跟东乡话和中古蒙古语两种蒙古语的比较分类²：

表 2 唐汪话和蒙古语名词格标记系统的比较

唐汪话	功能	东乡话	中古蒙古语
底 [tei] ³	属格	-ni ~ yi	-yin -n (-Un -in -Ai / -(n)U('Ai))
哈 [ɣa] (啊/昂)	宾格	-ni ~ yi	-yi (-ni/-i)
	与格	-de	-du(r) / -da
	受益格		-du(r) / -da
里 [li] ⁴	处所格		-du(r) / -da / -a / -na ⁵
他啦 [t ^h ala]	到格	*kuru ⁶	-cAA
些 [eje]	离格	-se	-ca (-sa / -asa)
	比较格		
啦 [la]	伴随格	-le / -la	-luga / -laa
	工具格	-ghuala / -la	-ar / -iar / -niar

我们可以看到，唐汪话的名词标记系统远非蒙古语名词格系统的简单复制，唐汪话的属格标记“底”和宾格标记“哈”在形式上与蒙古语非常不同。虽然属格和宾格的功能明显不同，但该地区所有的蒙古语族语言，包括东乡话，都把这两个格标记合并到一起。中古蒙古语有两个主要的后缀(根据词尾不同有语素变体)，但在语音上非常相近，因此不可能是唐汪话宾格的来源。此外，唐汪话的标记“哈”既有宾格功能，又在形式上跟与格和受益格标记“哈”相同，而蒙古语族语言的与格、处所格和受益格合并(与格-处所格有受益功能)，这些形式不同于宾格。唐汪话处所格标记“里”对应汉语后置处所词“里”，前者由后者发展而来。在蒙古语族语言中，与格和处所格的功能由单一格标记<*du 承担，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唐汪话处所格标记的直接来源。唐汪话离格标记“些”在形式上与河西走廊外的汉语方言中的等价词，即介词“从”相当不同，从蒙古语的离格标记“-sa/se”进行语音重构也很困难。唐汪话的伴随格标记和工具格标记在形式上是相同的，这与该

² 在探讨唐汪话和东乡语的名词格系统时，必须考虑汉语对东乡语的次要影响，这种影响也导致了东乡语中重要的变化。

³ “底”自身虽然不是名词格标记，但它可以跟形容词和动词结合，其功能部分满足格标记的定义，因为它可以与名词结合，在后面章节中会进一步解释。在蒙古语格系统中，属格与众不同，是连接两个名词的唯一格。

⁴ 汉语确实存在表示内部的特殊处所后置词“里”(以及“上、中、下”)，但唐汪话的标记“里”有其他的功能，使其更接近于格标记，详见下文第 4.2 节关于“里”的说明。

⁵ 根据 Janhunen (2003:66-68) 的研究，表示处所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表示间接宾语以及各种处所和时间功能的与格-处所格“-du(r)/-da”，另一种是“纯粹”的处所格“-a/-na”，但后来消失了，完全被与格-处所格取代。

⁶ kuru 不是格标记，是动词“到”义，用来表示“直到”，详见下文第 3.2 节关于“他啦”的说明。

地区其他蒙古语族语言中所见的情况一致，但东乡话却有两套伴随格和工具格标记。东乡话可能保留了中古蒙古语的形式，但工具格标记可能是借鉴临夏方言仿造的。最后，唐汪话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到格（terminative）标记，而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到格的功能由与格或动词承担，较少由边缘的到格 *-cAA 承担。不过，到格“他啦”在语音上与蒙古语的限制副动词*-tala 非常接近，这一形式被借用到唐汪话中，可能就是其来源。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尝试识别每个格标记的功能，分析它们在唐汪话中产生的机制。

4.形式相同的标记

4.1 伴随格和工具格标记“啦”

唐汪话的伴随格和工具格标记形式相同，分别如例（1）和例（2）所示：

(1)	我	呢啦	气	打哈寨		(Xu Dan 2017: 91)	
	wɿ	nə-la	tɛ ^{hi}	ta-xa-tʂɛ			
	1SG	3SG-COM	生气	打- RES-IMPF			
	‘我和他吵架了。’						
(2)	这	个	老奶奶	过来过去	簸箕啦	护寨。	(Djamouri 2022a:39)
	tʂə	kə	lɔnɛnɛ	kʷɔlɛ-kʷɔtɛ ^{hi}	pɔt ^{hi} ei-la	xu-tʂɛ	
	这	个	老奶奶	过来过去	簸箕- INST	遮住- IMPF	
	‘这个老奶奶走来走去都用簸箕遮着（身体）。’						

在汉语中，伴随格和工具格的功能由介词“跟”和“用”承担。因此，唐汪话的格标记“啦”在形式上非常接近蒙古语族语言，很可能是直接借用。但是，这个格标记和东乡话没有直接关系（见表1）。除了东部裕固语，中古蒙古语的工具格*-xAr > *-Aar 在河西走廊的其他蒙古语族语言中都没有被证明。正如 Rybatzki (2003:337) 提到的，这可能意味着这些语言中从未有过工具格，但更有可能的是二次丢失，被伴随格所取代。在世界上其他语言中，用伴随格表示工具格也很常见 (Heine 和 Kuteva 2005:139)。在民和土族语(Mongghul)和互助土族(Mangghuer)语中，工具格的功能由伴随格表达，形式为-IUxA > *-IAA > *-la，并且基于领有格形式发展出交替形式-tai 和-dii，和现代蒙古语一样。在东乡话中，伴随格和工具格有两种不同的形式：-le 和-ghuala~ -ghala。东乡话（可能还有保安语）的工具格-ghuala ~ -ghala (ghua-la 意思是“两个”)可能是对临夏方言格标记“两个”的再次发展(secondary development)和仿造，然后被形式上和伴随格⁷相同的标记取代。

甘肃-青海地区蒙古语族语言中工具格和伴随格的不同形式总结如下表所示：

表2 蒙古族语言中的工具格和伴随格

	中古蒙古语	民和土族语	互助土族语	东乡话	保安语	东部裕固语
--	-------	-------	-------	-----	-----	-------

⁷ 先前的研究认为这个标记来源于蒙古语或突厥语 (Dwyer 1995:165-169)，并被临夏话仿造，但我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因为-ghuala 形式的来源无法在蒙古语中重构。

工具格	-ar ~ -iar ~ -niar	-la	-la	-ghuala ~ -ghala	-ghuala ~ ghala	-aar
伴随格	-lU'A > -laa	-la -tai (poss)	-la -dii (-poss)	-le ~ -la	-ghuala ~ -ghale	-la

唐汪话的工具格和伴随格可能是从该地区的其他蒙古语言，甚至是该地区之外的蒙古语族语言借用而来。考虑到唐汪话跟民和土族语和互助土族语之间的地理距离，唐汪话不太可能在相对近期的接触中直接从这些语言借用工具格和伴随格。更有可能的是，正如河西走廊其他蒙古语言的情况一样，工具格首先在东乡话中被伴随格取代，然后唐汪话从东乡话中借用了工具格和伴随格。后来，东乡话的工具格被从临夏方言的仿造形式取代，发展出新的形式-*ghuala* ~ -*ghala*，而唐汪话中只保留了作为工具格和伴随格的“啦”。另一种假设是，唐汪话在其形成的早期阶段就从中古蒙古语中借用或继承了伴随格和工具格，并且像该地区其他蒙古语一样，伴随格形式取代了工具格，这是一种内部发展。

4.2 到格标记“他啦”

Xu Dan 和 Peyraube (2009) 在唐汪话中识别出一个到格标记“他啦”，用于表示在一系列特定动作行为中某一时刻的界限⁸。

(3)	你	早上-些	这	会-他啦	做	嘛寨	
	ni	səʂẽ-xie	tʂe	x ^{wi} - thala	tsu	ma-tʂe	
	你	早上-离格	这	会-限格	坐	什么-未完成	
	'今天早上到现在你在做什么？'						(Xu 2014:97)

在中古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蒙古语、鄂尔多斯蒙古语和卫拉特蒙古语（包括卡尔梅克语）⁹中，存在一个边缘的名词到格标记*-cAA，该标记也用于等比结构中。这个标记很少使用，更常用的是与格-处所格。蒙古语标记*-cAA

⁸ 有趣的是，在唐汪话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接近的标记“哒啦”(-tala)，意思是“甚至”：

那 一个 字哒啦 不 知道。

nə ji kɛ tsɿ-tala pu tʂɿtɔ

他 一个 字-TALA 不 知道

‘他甚至一个字都不认识。’

限格-到格 (limitative-terminative) 与“甚至”这一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世界其他语言中也有体现，例如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中：

hatta huwa rah

hetta Bariz

甚至 他 去.完成体.第三人称 直到 巴黎

‘他甚至去了巴黎。’

⁹ 根据 Schönig (2003:416) 的说法，这种情况可能是从突厥语的比较格 *-cA (‘如同’) 借用来的，例如：鄂尔多斯蒙古语方言中：ter goliin usu öbödög-cee baina 3sg river-gen water knee-till be-imp ‘那条河里的水深及膝盖’；küni-cee ündür man-gen-till tall ‘和一个男人一样高’ (Georg 2003:200)。

的到格功能与唐汪话的“他啦”相似，但形式上非常不同，不太可能是借用的来源。蒙古语中表示“直到”意义最常见的策略是使用副动词*-*tala*，或者动词和到副动词-*tal*组合而成的动词后置词（如现代蒙古语的 *hurteᠯ* ᠬᠦᠷᠲᠡᠯᠤ，‘直到’ < *hur*-‘到达’+*-tel* 到格；*boltol* ᠪᠣᠯᠲᠣᠯᠤ，‘直到’ < *bol*-‘到达’+*-tol* 到格），或者与在中心语封闭(head-closed)名词上使用离格的动词组合（表示动作的开始），下面提供东乡话的例子：

(4)	bi	eqiemagva- <u>se</u>	yizhi	gongzuo	gie-zhuo	xieni	<u>kuru</u> -wo
	第二人称	早上-离格	一直	工作	做-进行体	夜里	到-完成
	‘从今天早上起，我一直工作到天黑。’						(Buhe 1987)

(5)	Jiu	ede	<u>liao</u> zhe ¹⁰	hhe	goyene	xiaojiao-ne	usu-de	nie	chujie-gve-se
	所以	现在	直到	他	自己的	影子-反身	水-处所	一	看-CS-SEQ

	daishun	qiorun-ne	taila-ne.						(Lefort 2023)
	立刻	头-反身	抬-未完成						

‘所以 ,直到现在 ,每次他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时 ,他都会立刻抬起头来。’

尽管没有发现形式为*-*tala* 的到格，但表示“直到”的限制副动词-*tala* 在蒙古语族语言中是共有的。不像唐汪话的“他啦”，蒙古语族的限制副动词*-*tala* 仅与动词相关，用来表示动作的结束。这一限制副动词也被借用到唐汪话中。以下是来自东乡话（6）和唐汪话（7）的对比例子：

(6)	khara	<u>olu-tala</u>	wilie	gie-wo		
	黑	到达-限格	工作	做-完成		
	‘（他）工作到天黑。’					(Kim 2003:360)
(7)	学校	里	去-他啦	你	这里	来
	ʕʕeʕʕ	li	tʂʰi-thala	ni	tʂʰli	le
	学校	处所格	去-限格	你	这里	来
	‘去学校前，你先来这里。’					(A. Ibramuhei 1985:44)

此外，唐汪话的标记“他啦”和东乡话的副动词-*tala* 可以用在最高级比较结构中来表达“比……更好”，如例（8）、例（9）所示：

10 来自临夏话“了着” (Liu & al 1996:192)。

(8)	坐-他啦	睡觉 咧			
	tsu-thala	ʂ ^w ite ^o li			
	坐-比较格	睡觉-完成			
	'睡觉比坐着好。'				(A. Yibulaiheimai 1985:44)
(9)	Lanzhou	bi-tala	Baza	sao-zhi	wo
	兰州	比-比较格	临夏	住-进行体	系词
	'住临夏比住兰州好。'				(Kim 2003:360)

在民和土族语 (Slater 2003:321) 和达斡尔语 (Tsumagari 2003:146) 中, 副动词-*tala* 的比较功能得到证实, 这表明该功能是内部发展的结果, 而不是仿造蒙古语格标记*-cAA, 后者仅有等比功能, 没有比较功能。到格副动词-*tala* (<*-tAl-A) 被认为是基于处所格发展而来的 (Janhunnen 2003:51), 这种副动词在与分词结合时, 可以后附于动词, 从而形成一个时间从属 (准副动词) 从句。因此, 这种副动词的与格-处所格性质在唐汪话中得到了保留或重现。河西走廊所有汉语混合语言中都存在到格副动词标记 *t^hala*, 但在唐汪话和临夏话中只作为到格出现 (Peyraube 2015), 这表明它可能是后起的。因此, 唐汪话的副动词标记 *thala* 是从蒙古语族语言借来的, 并且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到格。

5. 形式不同但功能相似的标记

5.1 属格标记“底”

唐汪话的格标记“底”和汉语的“的”¹¹是同源的, 和“的”许多功能相同。在本节中, 我们将分析唐汪话属格标记“底”的功能, 这里我们只讨论它与名词结合时的情况, 也就是说, 当它充当属格和领有格功能时的情况¹²。

“底”的一个功能是表示两个名词之间的定语关系, 可以被识别为属格功能。它表明在领有者和被领有者之间存在关联或领有关系。这个功能与其他汉语方言中的助词“的”的功能相同, 包括普通话:

(10)	尕哈三底	阿姨	是	后阿姨	(Djamouri 2022a:15)
	kaxasẽ-tei	aji	ʂ	xu.aji	
	尕哈三-属格	妈	是	后妈	
	'尕哈三的妈妈是后妈。'				

(11)	他的	钱	用完	了	(Li & Thompson 1989:56)
------	----	---	----	---	-------------------------

¹¹ 参见 Xu (2017)关于“的”到“底”的语音演变。

¹² 在唐汪话中, 有几个同音的“底”, 它们可以把形容词名词化、标记副词、关系从句、关联短语, 以及作为动词名词化标记。此外, 它与方式副词标记“底” (用于拟声词和形容词) 以及在动词后的可能性标记“底” (分别对应于普通话的“地”和“得”) 同音。

(12)	我底	老	扫帚阿	要咧，	我	不	给	(Djamouri 2022a:26)
	wɿ tei	lɔ	sotʂ ^h ua	jo li	wɿ	pu	ki	
	我-SUB	老	扫帚-宾格	要-将来体	我	不	给	
	'他要我的旧扫帚，我没给。'							

在唐汪话中，“底”的用法与蒙古语属格标记-*ni*（来源于通用蒙古语<*-*yin*，包括东乡话在内）相同，表示领有和关联，分别如例（13）、例（14）所示：

(13)	olon	cha	ghur a	ese	bao-se	laoba-ni	usu	xigvei-wo	(Lefort 2023)
	多	时间	雨	不	下-CS	湖-属格	水	干-完成	

'好久没下雨了，所以湖里的水干了。'

(14)	Ingie-dene	khudon-ni	ghoni-yi	layi-le	echi-wo	(Field:1997:380)
	于是-SQ	圈-属格	羊-宾格	拉-PURP	来-完成	
	'于是[他]去把羊从圈里拉出来。'					

此外，唐汪话“底”可以和其他格标记组合。在下面的例（15）中，“底”跟在处所格后面。

(15)	牙齿里底	垢痂	(Djamouri 2022b)
	jatʂ ^h li-tei	kutej a	
	牙齿-处所格-属格	污垢	
	'牙缝里的污垢'		

这种用法跟没有处所格标记的其他汉语方言不同，类似于蒙古语族语言中常见的属格与处所格的组合，例如鄂尔多斯蒙古语的“*bags-iin-du*”，即“老师-属格-处所格”（在老师那里）（Georg 2003:201）。不过，如例（15）所示，属格通常出现在其他任何格之前。

唐汪话的“底”也可以与反身领有标记-*ne* 组合：

(16)	阿姨	你佗底呢	白面些，	我哈	借给	一碗	满
	aji	ni-mã-tei-nə	pemjẽ-ɕjɛ	wa:	tejɛ-ki	ji wẽ	mẽ

	阿姨	你-复数-SUB-领有格	白面-离格	我-与格	借-CS	一碗	句末助词
	'阿姨,请你给我借一碗白面吧!'						(Djamouri 2022a:31)

像河西走廊的其他蒙古语族语言（除保安语外）一样，东乡话的领有格标记-*ne* 大多数情况下是单独使用的，而属格常常被省略。唐汪话的“底”与其他格标记和后缀组合显示它像一个格标记，但它并不是直接从东乡话借用的。

总之，尽管东乡话的属格标记-*ni* 和唐汪话的格标记“底”在与名词连用时，具有相似的领有格和关联功能，但它们并不是直接相关的。不过，唐汪话的格标记“底”通过与其他后置标记结合，表现出格标记粘着的性质。这些功能可能是为了构建一个连贯的后置词系统，通过类推其他名词标记发展起来的，原因是唐汪话受强 SOV 语序的驱动，从而推动了格标记的粘着化。

5.2 处所格标记“里”

普通话的处所后置词“里”用于指示某个动作发生在某个位置内部，唐汪话也有类似用法：

(17)	冬天	房子里	火	不	加	是	也	么	冻	木?	(Djamouri 2022a:25)
	tũte'hjẽ	fãtsɿ-li	xʷɔ	pu	teja	ʂɿ	je	mɔ	tũ	mu	
	冬天	房子-里	火	不	加	时	也	不	冻	句末助词	
	'冬天,房间里不烧火时难道不冷吗?'										

不过，唐汪话的处所格标记“里”比普通话“里”的功能要广泛得多。它可以标记一般的处所，可以用于各种地点，还可以指示某个事件状态发生的场所：

(18)	场院里	来	是,	蹲哈着	做寨	满	(Djamouri 2022a:39)
	tʂhãuqẽ-li	le	ʂɿ	tũ-xa-tʂə	tsu-tʂe	mẽ	
	场院-处所格	来	时	蹲-结果-SUBV	做-未完成	句末助词	

'到场院里时,她就蹲下来干活。'

上述不同于普通话后置词“里”的地方在于：1) 大多数涉及处所和地点的名词会带有“里”标记，尽管这不是强制的；2) 它在语义上不限于表示某物的内部，而是已经完全语法化。处所格标记在唐汪话中也可以表示动作或运动方向所指的处所，例如：

(19)	这阿	拉着	帮肩	门槛里	来	是[...]	(Djamouri 2022a:11)
	tʂə-ə	la-tʂə	pãteje	mãk ^h ẽ-li	le	ʂɿ	

	这-宾格	拉-SUBV	差不多	门槛-处所格	来	哪里	
--	------	--------	-----	--------	---	----	--

‘把缸差不多拉进门槛里时……’

上述意思在普通话中用动词“到”来表达，在唐汪话中，即使有动词“到”，也必须使用处所格：

(20)	吴家沟些	走上着，	阿岗镇里	到	是就	可	慢慢底	黑寮	(Djamouri 2023)
	wute'akə-ɕje	tsu-ã-tʂə	akãtʂə- <u>li</u>	<u>to</u>	ʂʉtɕu	kʰə	mẽmẽ:tei	xi-lɔ	
	吴家沟-离格	走-方向-SUBV	阿岗镇-处所格	到	就	又	慢慢地	黑-完成	

‘从吴家沟又走到阿岗镇，这时天渐渐黑了。’

根据之前的研究 (Xu Dan 和 Peyraube 2009)，处所格标记“里”的广泛使用类似于蒙古语族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情况，这使得研究人员认为它是受蒙古语族语言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下面用东乡话的例子做比较，其中处所格标记 *-de* 可以表示处所，如例 (21) 所示，并且延伸到表示“里”，如例 (22) 所示：

(21)	uduhon	mei	gie-de	chujie	ire-wo.		(Lefort 2012)
	去年	我.领有格	家-处所格	看	来-完成		

‘去年她来我家看我。’

(22)	ijie	balu	xianzi-de-ne	oro-gva-wo.		(Lefort 2012)
	吃	结束	盒子-处所格-反身	进-使役-完成		

‘他吃完后，她让他回到盒子里。’

然而，在东乡话中，词汇“sudoro”（有时写作“doura”）确切地承载了“里”的语义，通常用作名词，因此也可以带格标记：

(23)	Eyibu	yawu-zhi	nienei-ne	wijien-de	echi	sudoro	nie	mara-se,	ana-ni
	Eyibu	去-SIM	奶奶-R	门-处所	去	里面	一	向里看-使役	妈妈-第三人称领有
	zhin		nienei-yi-ni		wagva-zhi		sao-zho.		
	在进行中		奶奶-宾格-第三人称领有		洗-SIM		在进行中-进行体		

Lefort: 2023

‘Eyibu 走到他奶奶的门口往里面看：他妈妈正在给奶奶洗脚。’

汉语中的处所后置词“里”在一些特定表达中作为一般处所词使用，比如“家里”和“故里”。因此，汉语的“里”早就有处所功能，在唐汪话中可能受到了蒙古语族语言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而非直接借用。值得一提的是，汉语其他后置词如“上”和“下”等，也有处所功能，语法化程度高。但是，在唐汪话中，它们都没有像标记“里”一样使用。

蒙古语族语言与格-处所格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时间功能，用于表示特定时间点，主要是时间副词。唐汪话更倾向于使用零标记，或后置词“会”（表示“时刻”）来表达这种功能，分别如例（24）、例（25）所示：

(24)	过去	驴	走着	过不哈底	中底	尕	路	阿德	成哈
	kʷətɛh	lɥ	tsu-tʂə	kʷɔ-pu-xa-tɛi	tʂũ -tɛi	ka	lu,	ətə	tʂʰə̃-xa
	过去	驴	走-SUBV	过-不-POT-SUB	这样	小	路	现在	变-结果
					-SUB				
	大卡车	寮。	(Djamouri 2022a:48)						
	ta-xatʂʰə	lɔ							
	大卡车	句末助词							
	‘以前连驴都走不过去的小路，现在都宽了，连大车都能走了。’								
(25)	走着	上午	会	是就，	吴家沟	下寮。	(Djamouri 2022a:6)		
	tsu-tʂə	ʂǎvu	xʷi	ʂɥteɯ,	wuteɥaku	xa-lɔ。			
	走-SUBV	上午	时	就	吴家沟	下-完成			
	‘到上午时，我们就到了吴家沟。’								

这与蒙古语（包括东乡话）形成了对比，在例（26）这种句子中，与格-处所格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从汉语借来的副词也是如此，如（27）所示：

(26)	Niudu-de,	bunzhu	banbu-la-yi	ho-ni	uzhe-dene	kuxie-zhi	kielie-ne: (...)
	一天-处所格	麻雀	蜜蜂-复数-属格	巢-宾格	看-SEQ	喜欢-SMLT	说-未完成

	‘有一天，麻雀看到了蜂巢，羡慕地对它们说：(...)’	(Lefort 2023)
--	-----------------------------	---------------

(27)	Bi	ogvei	shihou-de	sai	kharei-zhi	ire-ne	(Liu 1981:)
	我	黎明	时候-处所格	只	返回-SMLT	来-未完成	
	‘我回来的时候天刚亮。’						

(28)	—	晚夕	往	亮里	转寨		(Djamouri 2022a:6)
	ji	wěci	wā	lǎ-li	tʂʷě-tʂe		
	—	晚上	往	亮-处所格	返回-未完成		
	‘从晚上到早上一直在赶路。’						

在例(28)这个特定的句子中，唐汪话处所标记“里”的使用可能受到运动动词“往”的影响，“往”也表示动作指向特定的处所。这可能是蒙古语与格-处所格标记的仿造，后者可以在表时间的语境中使用，而标记“里”可能是与东乡话接触引起的再次发展。

总而言之，当“里”作为一个词汇使用时，它是一个后置词；当用于模仿处所格时，它是对蒙古语处所格的仿造。它主要用于标记处所，但经过再次发展，延伸出时间意义，以进一步模仿其蒙古语的对应物。

5.3 标记“些”

在唐汪话中，标记“些”有离格、比较和可能的经由 (prosecutive) 功能，因此之前的研究标记为“离格”(Xu Dan 和 Peyraube 2009, Djamouri 2015, Xu 2017)。标记“些”用于表示来自某处的运动，同时具有空间和时间功能：

(29)	阿岗镇些	拉炭寨	满		(Djamouri 2022a:18)
	akātʂə-ɕie	la-tʰě-tʂe	mě		
	阿岗镇-离格	拉-炭-未完成	句末助词		

‘去阿岗镇拉炭。’

这和东乡话很相似，如例(30)所示，这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很普遍。

(30)	ingie-zhi	kielie-ku-de	asiman	jiere-se	anda	bao-zhewo.	(Lefort 2023)
	像-SMLT	说-I.NMLZ-处所格	天	上-离格	让走	掉-进行	

‘接着，就在它说话时，青蛙从天上掉了下来。’

普通话和在其他汉语方言通常是介词“从”来承担这个功能：

(31)	你	从	哪儿	来?	(Li & Thompson 1989:357)
------	---	---	----	----	--------------------------

在唐汪话中，与处所名词组合的“从”其离格功能已被“些”取代，仅保留在表时间意义的复合词中，例如“打从-打从今以后”（Djamouri 2022）。在唐汪话中还可以见到带有起始体的离格用法，如例（32）所示，这种情况与蒙古语族语言类似，如例（33）所示。因此，在标记“些”和“打从”表达式之间，没有清晰的处所和时间功能的分布，而是两种表达方式一起表达从什么时候开始：

(32)	那先子些开始			(Djamouri 2022b)
	nəci̯ɛ̯tsɿ-ɕi̯ɛ̯	kʰɛ̯ɕə		
	那时候-离格	开始		
	'从那以后'			

(33)	Chi	ene	udu-se	xiexiao-de	echi	(Ma & Chen: 2001)
	你	这	天-离格	学校-处所格	去	
	'从今天起你要去上学。'					

标记“些”在唐汪话中也表达比较，如例（34）所示，这与蒙古语的离格相似，如例（35）所示：

(34)	我	你哈些	胖	些	(Peyraube 2015)
	wɿ	ni-xa-ɕi̯ɛ̯	pʰã	ɕi̯ɛ̯	
	我	你-宾格-离格	胖	些	

'我比你胖些。'

(35)	Mori-se	ghujin	(Buhe 1987:)
	马-离格	快	
	'比马快'		

在其他汉语方言中，比较句通常通过介词“比”来构建。在唐汪话中，“比”在复合结构中使用，例如“比长短寨（比较高低）”，“比赛（比较竞赛）”，“比些（比较）”，等等。因此，在唐汪话中，普通话的“从”和“比”仅有词汇衍生的功能，而离格的句法功能则由标记“些”承担。

在蒙古语族语言中，离格还可以表示原因或情况的起源，如例（36）、例（37）所示，而在唐汪话中，这种情况通常是不标记的，或者使用“因为……着”这样的结构，如例（38）所示：

(36)	Ene	gien	darasun-se	olu-wo	(Buhe 1987:)
------	-----	------	------------	--------	--------------

	指示词	病	酒-离格	得-完成	
	'他因为酒得了这种病。'				
(37)	Ene	oqin	nogvei-se	ayi-ne	(Buhe 1987:)
	指示词	女孩	狗-离格	怕-未完成	
	'这个女孩怕狗。'				

尽管河西走廊的汉语混合语言中离格标记功能非常相似，形式上它却是最不一致的标记之一：

(38)	那么	因为这着	常常	打仗寨	(Djamouri 2022a:33)
	nə-mu	jɪwi-tʂə-tʂə	tʂʰã.ã	tatʂã-tʂe	
	他们	因为 - 指示词 -SUBV	常常	打仗-未完成	
	'他们常常因为这个打仗。'				

表2 廊汉语言的离	唐汪话	五屯话	甘沟话	临夏话	西宁话	河西走 混合方 格标记
	些 ɕɛ	la ~ ra	沙 ʂa	ta ~ xet'e	吵 ʂa ~ 撒 sa、是 ~ ʂɿ、些 ~ ɕie	

在该地区的所有蒙古语族语言中，离格标记与比较级格标记同音，蒙古语族语言的离格标记还编码比较的含义，这让人认为汉语混合方言中的离格可能源自蒙古语。

该地区的格标记有一定的音韵相似性，如甘沟话的离格标记-sha和西宁话的离格标记-sa，与中古蒙古语的离格-sa部分对应。然而，五屯话的离格标记la和临夏话的离格标记ta ~ xet'e的来源未知。除了甘肃，该地区大多数蒙古语族语言保留了中古蒙古语的离格形式< *sa。保安语和东乡话的离格标记为-se¹³，在音韵上最接近唐汪话的“些[ɕɛ]”。有研究通过东乡话中限定数量的亲属名词复数后缀ɕɛ，原始蒙古语复数后缀形式-si，以及唐汪话从-se发展到ɕɛ可能的演变形式，探讨了离格形式ɕɛ < *se的可能重构。然而，唐汪话中的这种复数形式并非直接源自蒙古语，更有可能是受到了与之同音的汉语形容词“些”的影响¹⁴。

¹³ 东乡语中离格标记-se的形式也是从中古蒙古语继承而来的，并且很可能是通过与其他格标记类推发展而来的（如伴随格-le < laa 和与格-处所格-de < -da ~ du）（见 Rybatzki 2003:377）。

¹⁴ 见敏春芳（2018）的讨论。

在唐汪话中，这个形容词的含义是“一些”或“少许”，但它在功能或语义上似乎与离格标记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汉语形容词“些”不太可能被重新分析为唐汪话的离格标记。

根据 A. Ibulahei (1985) 的观察，除了上述提到的功能外，唐汪话的标记“些”还可以表示经由格，并且与东乡话的处所-经由格-*gvun*¹⁵相似：

(39)	羊	山上-些	吃草寨	(A. Ibulahei 1985)
	jã	ʂẽʂã-ɕie	tʂʰtʂʰɔ-tʂɛ	
	羊	山上-经由	吃-草-未完成	

‘羊从山上吃草。’

(40)	ghoni	ula-gvun	osun	ijje-zhuo	(A. Ibulahei 1985)
	羊	山上-经由格	草	吃-未完成	

‘羊从山上吃草。’

可是，文献中只发现一处“些”表处所-经由格意义的例子，与其说是对东乡话经由格的仿造，不如说“些”是更多受到汉语介词“从”的影响，后者也有离格功能：

(41)	(羊	是)	从	山上	吃的草。	
------	----	----	---	----	------	--

概括起来，唐汪话的离格标记“些”与蒙古语族语言离格的大部分功能相似，但在形式上无法建立对应关系，其起源仍然不明确，可能是蒙古语离格（有离格、比较和起始体功能）的仿造，但当其用作经由格时，则是一种内部发展。有可能是唐汪话重新分析了汉语介词“从”的离格功能，并用“些”替代了它，随后通过关联，“些”也借用了蒙古语离格的比较功能。“些”的处所-经由格功能是对汉语介词“从”的重新分析，这不能被视为仿造，因为在汉语中找不到与蒙古语对应的功能或语义关系。“些”也不能被视为直接借词，因为在蒙古语言中找不到形式上的对应。

6. 其他机制：内部发展还是重新分析？

6.1 宾语标记“哈”

在河西走廊所有汉语混合语言的名词标记中，“哈”可能是引起最多兴趣的一个。它可以编码几个功能，与不同蒙古语名词格相对应，即宾格、与格和受益格，并经常被描述为是融合（*syncretism*）的结果。

“哈”在河西走廊不同的汉语方言中有着相似的功能，但其具体用法也有所不同（详见 Zhou 2019 的讨论）。它被标注为“宾格标记”（Lee-Smith 和 Wurm 1996: 887; Zhu 等 1997: 444）或“与格-宾格标记”（Lee-Smith 1996a: 866; 1996b: 876; Slater 2001），同时在不同的汉语混合语言中也被称为“焦点标记”（Dwyer

¹⁵ 经由格-*gvun* (< *gUUr) 用于表达大致处所（处所格）和路线（经由格）。较少情况下也以-*re* 的形式出现（Kim 2003:354）。

1995) 和“反作格 (anti-ergative)” (Dede 2007)。这一标记的来源令人困惑，并成为多次讨论的对象。“哈”与任何蒙古语 (<yin 和 <du) 或突厥语中发现的宾格或与格-处所格形式都不同源，因此不是直接借词。此外，大多数蒙古语族语言合并了与格 (也带有受益功能) 和处所格¹⁶的形式 (见表 1)。因为“哈”在形式上与两者都有所不同，所以被认为是源自汉语，之前的研究提出了几种看法：“哈”可能是源自元代汉语的语法词“行” (方向和格标记)，也可能是一个汉语停顿标记 (Xu 2015)，或者是汉语方向标记“下” (Zhou 2019)，在西北方言中读作“xa”。

在不同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族语言中，使用相同的标记表示与格和受益格并不罕见，但这些语言的宾格和与格都有不同的形式，除了楚瓦什语 (Chuvash)，它有一个宾格：“楚瓦什语的宾格关系形态组合了其他语言的与格和宾格的大部分特征，或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功能……它的宾格关系形态有指示为完成某事行动的人或宾语的功能，以及指示动作的真正宾语；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明确和具体的宾语。” (Kruger 1961:102)，例如：

(42)	Mashinā-na	benzin	ya-nă	
	机器-宾格	油	放-完成	
	'他们在机器里加了油。'			

(43)	ku	kĕnek-e	vula-t	
	他	书-宾格	读-进行	
	'他在读书。'			

(44)	Petĕre	kĕnek-e	kirlĕ	pul-nă	
	Peter	书-宾格	必须的	系词-完成	
	'Peter 需要一本书 (to Peter a book is needed)'				

因此，李克玉 (1987: 28)¹⁷假设“哈”可能源自楚瓦什语，该语言中同一标记 -A (语素变体 -e、-na、-ne) 用于宾格和与格，或者源自哈萨克语，其宾格也是 xa，形式上相同，但不编码与格-处所格。部分历史和基因证据 (Xu & Wen 2017) 显示，东乡人可能来自中亚，语言使用上从突厥语转变为当时的主导语言，即中古蒙古语或相关方言。现在是不可能精准判断他们当时所讲的语言的，也更难以确定如何接触影响了唐汪话的与格-宾格标记¹⁸。

¹⁶ 互助土族语 (Mongghul) 发展出了两个语音相关的形式：表示与格-处所格的 di 和表示专门处所格的 ri。与格-处所格通常用于表示给予动词或转移动词的接受者 (处所格不能这样使用)。为了表示动作在空间或时间上的位置，可以同时使用与格-处所格和专门的处所格 (Georg 2003)。

¹⁷ 李克玉 (1987) 没有进一步解释或给出例证。

¹⁸ 一种假设认为东乡人最初来自花刺子模帝国。在 1219-1221 年蒙古入侵时，该地区讲的是突厥察合台语 (现代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与此相关)，后来成为东乡族的这些人可能是从那里被强行迁移来的。察合台语具有宾格形式 -ni (及其语素变体 -nii) 和与格形式 -ga/gä 以及 -qa/kä，后者在形式上与唐汪话的“哈”很相似。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部分被迁移的人口后来形成了东乡族，他们最初来自伏尔加保加利亚，被窝

如前所述，唐汪话的标记“哈”（及其语素变体“啊[*a ~ ə*]”、“昂[*~ ang*]”）功能丰富。以下提供“哈”编码宾格和与格的示例，分别如例（45）、例（46）所示：

(45)	馍馍阿	做着	一挂	背上	(Djamouri 2022: 2)
	mɔmɔ-ə	tsu-tʂə	jik ^w a	piʂã	
	馍-宾格	做-SUBV	所有	背-方向	
	'我们背上所有的馍。'				
(46)	我	老泡牛阿	说寨：[...]		(Djamouri 2022: 28)
	wɿ	lɔp ^h ɔn ^h u-u	ʂwɔ-tʂɛ		
	我	老泡牛-与格	说-未完成		
	我给老泡牛说：[...]				

在其他汉语方言（包括普通话）中，没有跟表示宾格功能的“哈”直接对应的与格标记，最接近的词是前置于名词的介词“把”¹⁹。此外，东乡话中的与格-处所格还用于表示程度或原因，如例（47）所示，这与唐汪话再次形成对比：

(47)	ene	faku	fugie	ghura-de	baodei-la	osi-wo	Liu 1981
	指示词	时间	大	雨-与格	小麦-复数	生长-未完成	
	'因为这次下了很多雨，小麦都长大了。'						

在唐汪话的施用结构中，“哈”强制性附加在动词的新增论元上，这种结构通过动词后的施用标记“给”明确表示，如例（48）所示；在使役结构中，动词的新增论元通过使役标记“给”明确表示，如例（49）所示；在包含动词“给”的一般句子中，“哈”被认为是受益功能的标记，如例（50）所示：

(48)	我	毛衣哈	呢哈	给寮	(Djamouri 2015)
	wɿ	mɔji-xa	nə-xa	wã-ki-lɔ	
	我	毛衣-宾格	他-受益格	织-施用-完成	
	'我给他织毛衣。'				

(49)	我	呢哈	来给寮	(Djamouri 2015)
	wɿ	nə-xa	lɛ-ki-lɔ	

阔台汗在蒙古入侵欧洲期间（1220-1240）征服，当时那里讲的是古楚瓦什语。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历史或语言学证据来建立东乡语与楚瓦什语（现在在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山西部地区使用）和/或察合台语与唐汪话之间的关系。此外，部分基因证据也不支持这一事实（Xu & Wen 2017）。

¹⁹ 在例（43）中，介词“跟”在普通话中使用，但是“跟”在语义上也有和“哈”一样与格功能。

	我	他-BEN	来-使役-完成	
	'我让他来的。'			

(50)	我	你哈	花哈	给	一个	(Peyraube 2015)
	wɿ	ni-xa	x ^w a-xa	ki	jike	
	我	你-受益格	花-宾格	给	一个	
	'我给你一朵花。'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受事和接受者，以及役事都用“哈”编码。换句话说，任何宾语都必须用“哈”来编码。这就是为什么 Djamouri (2015) 将这个标记称为“宾格标记”，我们也认为这个称呼比“宾格-与格-受益格”更为合适。

在一般的蒙古语族语言中，当不及物动词使役化时，役事被视为直接宾语，可以不标记（主格）或用宾格标记。当及物动词或双及物动词使役化时，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格标记不会改变，而役事则标记为工具格或与格。因此，需要质疑例 (46) 的“哈”是否应该被视为“真正的与格”，或者仅仅是一个标记使役句宾语的宾格。

在东乡话中，与格-处所格-受益格标记-*de* 在使役句中编码成接受者并不是强制性的，如例 (50) 所示，但使用受益格时使役标记-*gva* 是强制性的，如例 (51) 所示：

(51)	jiedei	tonghorei-ni	tai	anda-gva-wo.	
	爷爷	野鹅-宾格	释放	走-使役-未完成	
	'爷爷把鹅放了。'				
					(Lefort 2023)

(52)	Hufeiye	ada-de-ne	xiahua giezhi	Ayinshe-de	nie zhugun	gie-gva-wo
	胡飞娅	爸爸-与格-反身	要求 BVA-SMLT	阿音社-受益格	一幅拐杖	做-使役-完成
	'胡飞娅让父亲给阿音社做了一副拐杖。'					(Lefort 2023)

在唐汪话中，受益格“哈”与使役动词“给”的结合类似于蒙古语的结构，因此这种结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唐汪话中“哈”作为受益格标记的发展。另一种对例 (49) 的解释是，受益格的意义由使役动词“给”承担，而“哈”则是宾格标记，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对蒙古语的仿造。

总之，尽管唐汪话的“哈”与蒙古语的宾格和与格-处所格有一些相似的功能，但显然它并不是从蒙古语族语言直接借用或仿造的，而是经历了更复杂的语法化过程。唐汪话的“哈”展示了蒙古语与格标记的一些功能，但缺乏其他特征。因此，在蒙古语的定义中，“哈”并不是一个与格-处所格标记。然而，在蒙古语中使役句中用宾格和与格标记宾语的现象可能促进了“哈”作为与格和受益格

的使用。我们可以说，“哈”有蒙古语宾格和与格-处所格的语法等价性（equivalence），但并未完全复制（replication）蒙古语族语言的格标记²⁰。“哈”的功能发展可能是为了填补功能空缺，因为存在其他格标记以及强烈的SOV语序下需要标记宾语。换句话说，“哈”作为标记可能是通过功能的类推发展起来的。

7. 结论

唐汪话的名词标记“底”、“哈”、“里”、“他啦”、“些”和“啦”与蒙古语的格标记在功能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它们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于语言接触，而是通过不同的机制发展起来的。有些格标记在形式和功能层面上都存在借用，有些基于现有的汉语功能词进一步发展，还有一些涵盖了蒙古语不同格标记的多种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分类如下：

（1）直接借用。从蒙古语借用的标记：伴随格-工具格标记“啦”和到格标记“他啦”（以及到格标记作为一种创新）；

（2）仿造。从现有的汉语后置词发展而来的标记，具有直接的功能联系，并经历了范畴和功能扩展：处所格标记“里”和属格标记“底”；

（3）功能借用。从汉语起源成分发展而来的标记，与蒙古语格标记和汉语词干之间没有直接的功能联系（并可能改变了类别）：离格标记“些”；

（4）功能类推。通过其他发展过程产生的标记，重叠了多个蒙古语格标记和汉语介词的功能，以填补功能空缺，如宾格标记“哈”。

唐汪话的复制过程涉及的机制（直接借用、仿造、功能借用和功能类推）与汉语后置词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唐汪话使用、适应或创造‘新工具’以确保后名词语序得到遵守。每当汉语中有一个后置词可用时，唐汪话就仿造其蒙古语对应的功能，并使用该标记来执行蒙古语中的部分动后标记功能，这就是属格-关联标记“底”和处所格标记“里”被采纳并扩展其功能，以模仿蒙古语属格和处所格的情况。伴随格、工具格和到格功能，汉语用介词“跟”、“用”和“到”承担，在唐汪话中已经被直接从蒙古语借用的标记所取代。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汉语介词有很强的词汇意义，并且也可以用作动词。因此，这些介词的语法化程度不够高，不能用来对应蒙古语的对应项。汉语的介词“从”的离格和起始功能部分被后置标记“些”替代，在形式或功能上这跟汉语介词或蒙古语格标记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被视为部分仿造和功能借用。至于“哈”，它是一种创新，重叠了多个蒙古语格标记及其汉语对应项的功能，属于部分仿造，因为它仅部分再现了与格功能，而非功能借用，因为它没有借用单一源语言对应项的功能集。

我们可以看到，唐汪话对这些标记有功能需求，这可能是受到蒙古语影响，但这些特征只是部分再现，可以称之为“模仿”而非“复制”。唐汪话也缺乏蒙古语格标记的重要功能，这表明接触诱导的过程可能分为几个阶段。创建一整套标记以模仿源语言而非复制它的需求表明，在某个时间点上，蒙古语对“原始唐汪话”的汉语方言具有优势，这产生了进一步标记处所、伴随格-工具格和离格的需求。但宾格标记的存在，汇集了唐汪话对应蒙古语格系统的所有缺失功能，表明蒙古语的影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中途停止了，这需要进一步调查。

全社区的双语现象可能从未发生过：如果词汇重组(relexification)是蒙古语格系统通过代码转换的过程与汉语词汇共存的机制，蒙古语的成分会在功能和形式

²⁰ 关于“等价”和“复制”的详细概念，参见 Heine 和 Kuteva (2005:2;219)。

上更接近其原始标记。在当代语境中的双语蒙古语-汉语社区语言中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如锡尼河布里亚特语（Yamakoshi XXX）和杜尔伯特蒙古族社区语言（Bao Lianqun 2011）等，其句法成分在形式上仍保持蒙古语或用仿造的蒙古语等价成分，而词汇则由汉语替代。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汉语不熟练的东乡族妇女引起了这些变化，这可以部分解释形式的简化，但不能解释其来源。此外，我们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来理解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相反，格标记的发展可能反映了为了促进交流而在语言社区之间建立的语言妥协，但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参考文献

- 陈元龙 (阿·伊布拉黑麦). 《东乡语话语材料》民族语文. 1987 (3):69-79.
- A. Yibulaheimai 阿·伊布拉黑麦 (CHEN Yuanlong 陈元龙). *Gānsù jìngnèi táng wāng huà jì lüè*. 甘肃境内唐汪话记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Tangwang dialect spoken in Gansu]. *Minzu Yuwen*. 1985 (06):33-47.
- A. Yibulaiheimai 阿·伊布拉黑麦- CHEN Yuanlong 陈元龙 *Guānyú táng wāng huà de jǐ gè wèntí* 关于唐汪话的几个问题 [On a few matters regarding the Tangwang language] *Xīběi mínzú yánjiū*. 2017 (03).
- BUHE 布和 (Böke). 1987. 东乡语话语材料 *Dōngxiāng yǔ huà yǔ cáiliào*. ᠳᠣᠩᠰᠢᠭᠠᠨ ᠶᠤ ᠬᠤᠠᠨ ᠠᠨᠠᠭᠤ ᠴᠢᠯᠢᠯᠠᠳᠤ *dongxiang xel-ni üg xelleg-in material* [Dongxiang Language Linguistic Material]. Huhehaote :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354 p.
- BLAKE, Barry J. 2004. *Ca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DE, Keith. 2007. The Origin of the Anti-ergative *xa* in Huangshui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4): 863-881.
- DJAMOURI, Redouane. 2015. Object positioning in Tangwang. In Cao Guangshun, R. Djamouri and A. Peyraube (eds.), *Languages in contact in North China – Historical and synchronic studies* (Paris: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51-275.
- DJAMOURI, Redouane. 2022a. Récit en tangwang glosé et annoté. hal-03514315
- DJAMOURI, Redouane. 2022b. Lexique tangwang-français-chinois. 2022. hal-03514266
- DJAMOURI, Redouane. Forthcoming 2023. Grammaire Tangwang.
- DWYER Arienne. Altaic Elements in the Línxia Dialect [of NW Chinese]: Contact-induced Change on the Yellow River Plateau.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2 (20)1: 160-179.
- DWYER, Arienne M. 1995. From the Northwest China Sprachbund: Xúnhuà Chinese Dialect Data. *Yua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Vol. 1, 148-182.
- ECKMANN, János. 1966. Chagatay Manual. In Thomas A. Sebeok (ed.).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6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Mouton Co, The Hague.
- GEORG, Stephan. 2003. in Janhunen, Juha.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Language Family. pp286-306.
- HEINE, B. and KUTEVA, T.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M, Stephen. 2003. in Janhunen, Juha. 2003.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Language Family. pp346-363.

- JANHUNEN, Juha. 2003.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Language Family. 464 p.
- JANHUNEN, Juha. 2003. Written Mongol. In Janhunen Juha. 2003.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Language Family. pp30-57
- KRUEGER, John. 1961 Chuvash manual. In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Mouton Co, The Hague.
- LEFORT, Julie. 2023. *dongxiang short stories (with gloss and annotations) vol.1:* (dunxian kielién 东乡语小故事 *ᠳᠤᠨᠬᠢᠨᠠᠨ ᠶ᠋ᠢ ᠰᠣᠮᠣᠨ ᠰᠣᠮᠣᠨ*). HAL-04015834
- LEFORT, Julie. 2015. *Calquing, structural borrowing and metatypy in the dongxiang language.* i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4 (2015). pp150-168.
- LEFORT, Julie. 2012. *Contacts de langue dans la Chine du Nord-ouest : le cas du dongxiang.* EHESS: PhD thesis.
- LEE-SMITH, Mei W., 1996a. The Tangwang language, WURM, Stephen A.; MÜHLHÄUSLER, Peter; TYRON, Darrell T. (eds), *Atlas of languag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Pacific, Asia, and the Americas*, Volume 2, Part 1. (Volume 13 of Trends in Linguistics, Documentation Series),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Walter de Gruyter. 875-882.
- LEE-SMITH, Mei W. 1996b. The Hezhou Language. In Stephen A. Wurm, Peter Mühlhäusler and Darrell R. Tryon (eds.) *Atlas of Languag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Pacific, Asia and the Americas*. Trends in Linguistics, Documentation 13, vol. II (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865-873.
- LEE-SMITH, Mei and WURM, Stephen. 1996. The Wutun Language. In Stephen Wurm, Peter Mühlhäusler and Darell Tryon (eds.) *Atlas of th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Pacific, Asia, and the America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883-897.
- LI, C. N. &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U Zhaoxiong 刘照雄. 1983. 东乡语简志 *Dōngxiāng yǔ jiǎn zhì* [Grammaire concise de la langue dongxiang]. Beijing : Minzu chubanshe. 122 p.
- LIU Ling 刘伶, Gao Xia 高霞, Ban Xingcai 班兴彩 et al 1996. 临夏方言 *Línxià fāngyán* [Le parler de Linxia]. Lanzhou : Lanzhou daxue chubanshe. 223 p.
- MA Guozhong 马国忠 (A.Shareff 阿·舍勒夫), CHEN Yuanlong 陈元龙 (A Ibrahim 阿·伊布拉黑麦). 2001. *Dunxian kielién khidei kielién kieleni lygeqi* 东乡语汉语词典 *Dōngxiāng yǔ hàn yǔ cídiǎn* [Dictionnaire dongxiang chinois]. Lanzhou : Gansu minzu chubanshe. 474 p.
- MA SHUNJUN. 马树钧 1982. 临夏话中的名+哈结构 Linxia hua zhong de ming + ha jieou [the structure Noun + ha in Linxia]. *Zhongguo yuwen* 1:72-73.
- MA SHUNJUN. 马树钧 1984. 汉语河州话与阿尔泰语言 Hanyu hezhouhua yu aertai yuyan [The Chinese Hezhou dialect and Altaic languages]. *Minzu yuwen* 2:50-55.
- MIN Chunfang. 敏春芳. 2018. 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 : 东乡语与东乡汉语研究 *yǔyán jiēchù yǔ yǔyán yǎnbiàn: dōngxiāngyǔ yǔ dōngxiāng hàn yǔ yánjiū* [Con-tact de langues et changements linguistiques : une étude de la langue dongxiang et du chinois parlé au dongxiang].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483 p.

RYBATZKI. 2003 Middle Mongolian. In JANHUNEN Juha (ed.). 2003.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Language Family. pp 57-82.

PEYRAUBE A. 201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ase system in some Northwestern Sinitic languages. In Cao Guangshun, R. Djamouri and A. Peyraube (eds.), *Languages in contact in North China – Historical and synchronic studies* (Paris: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p. 191-216.

SLATER, KEITH. 2003.

TANG 2011

TSUMAGARI, Toshiro. 2003 Middle Mongolian. In JANHUNEN Juha (ed.). 2003.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Language Family. pp 129-153.

XU Dan (徐丹). et A. PEYRAUBE. 2009. 'case markers in the Tangwang language'.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Pais, 2-4 July.

XU, Dan. (徐丹). 2015. Sinitic languages of Northwest China: Where did their case marking come from? *Cao, Djamouri and Peyraube. Languages in contact in Northwestern China*, 217-243.

XU Dan (徐丹). 2014. *Tāngwānghuà yánjiū* 唐汪话研究 [A Study of Tangwang]. Beijing Shi: Minzu chubanshe.

Xu Dan 徐丹, Li Hui. 2017. Languages and Gen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Adjacent Regions.

YANG, Yuanlong (杨永龙).甘青河湟话的混合性特征及其产生途径 **Gānqīng héhuánghuà de hùnhéxìng tèzhēng jíqí chǎnshēng tújìng** [The hybrid character of Ganqing Huanghuang dialect and the way it is produced]. *Minzu yuwen* 2019:2.

YU, Zhihong (余志鸿). 1983. Yuandai hanyu zhong de houzhici “hang” 元代汉语中的后置词“行” [On the postposition *hang* in the Chinese of Yuan Dynasty]. *Yuwen yanjiu* 语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8: 48-50, 63.

ZHOU, Chenlei (周晨磊), 甘青方言格標記「哈」的來源 [On the origin of case marker ‘ha’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Gansu-Qingha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3) 2019.

ZHU Yongzhong, CHULUU Üjjiyediin, SLATER Keith and STUART Kevin. 1997 Gangou Chinese dialect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 Strongly Altaicized Chinese Dialect and its Mongolic Neighbours. *Anthropos*. 92:433-450.